

程

史

卷九
之十



程史卷第九 十三則

相臺岳珂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

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卧有紫氣自臯中出

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

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

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嘖耳既而果

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

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鶻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圍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嘗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

珏死

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

堯俞

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

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不變文格蓋至日具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闕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

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
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
言必覺類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譚余按東齋記事指
爲揚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
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
耻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寇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
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
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

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
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
再拜受遂佩弓矢具整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
騷號小將軍者儵已空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
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
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
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
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
垂簾者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
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今征某國朕

伏而謝出後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
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
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
按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
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
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
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
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 宋使海
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
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間之故令進曰臣有

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
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
毅猶以和為長策今 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
好歲事無關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
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
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
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
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
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
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為右丞暉

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
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為帝犯之禍實
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
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棟正隆事迹博考它記
而得其顛末熊克 中興小曆書於 紹興二十八
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
术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 紹興
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為梁王
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為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于采石還至
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
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
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
懲前衄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
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
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
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
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

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
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
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
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
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
本諺語以為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
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

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

虛中

在西掖昌言開邊之

非策論事疊疊王黼

惡之

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

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

旨之

與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

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

祖宗之詒謀將舉

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

密臣被

命之初意謂

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

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

朝廷命將帥調兵

旅屬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

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

淵聽臣聞用

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刑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國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郡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

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恠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

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
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
也視 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
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
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
圍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
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
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
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
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

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
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
愚見竊以為確喻望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
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
可採乞降 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 中國
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 丁 甫 竄之大怒拮以他事除集英殿
脩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
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
馴肅愍憂之力言于 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

學致家爲居子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
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
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 徽祖見之歎
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
是日遂 詔於 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
百姓怨懟而 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 令
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
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 靖康初伏
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 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
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荒
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 上服之自如如有王
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未忤間奉圭七先意持
論自詭無傷 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
顧 淳熙丁未 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育
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旣投而不支遂以大漸 孝宗
震怒立 詔誅之 慈福要 上苦諫薄不獲已減
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泣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五
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 紹興始用是

取驗 孝宗在朱邸 扈蹕視師至建康館齋檜故
第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 莊文體
曾龍于後圃 孝宗樂飲以碼碯觥醕者十一因游
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 高皇賜藥使
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蠲毒亟袖人參圓入
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瘡是日微文惠幾殆 高皇蓋
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
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 慈福 慶元丁巳 朝廷方卜郊而

后不豫始猶自彊起曰 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
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 御端門肆青蛟亭
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
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袞而以醫累人耶意
懲王涇之得罪也故 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
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鏗時當軸嘗親為客言 慈
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
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齋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

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葦先鈐吳閫兵時出妾方娠
驚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烏葦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
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
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
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
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 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
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
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批或傳是劉貞父
題其行李中枕屏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
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釣旆過江東荆公
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
為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良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
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
以豢擾為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
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拌貯肉炙梁米翁
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飲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

園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弱間不復畏遂
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撓之一
日 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
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 上顧罔
測大喜命以官眷予加厚 靖康圍城之際有 詔
許捕馴獲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殮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 紹節 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
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
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

杖嘗袒而示其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
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涇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
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藥
售于市者輒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
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
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
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
以哭及都人來廼云涇實用蠶毒瀉足疾以致大故
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
京華時傳著作行簡 姚胄丞 師臯 皆甘涇餌目擊其

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
隨班 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
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茶
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
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願
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
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
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 高宗積

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
檜擅權而未張頗賂 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
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
大帥宰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
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爲恠檜欲貴
其端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
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拚顧賊謝攘市便
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
不敢議者三十年 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
南林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爲南

道計都城爲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曹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好恠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

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

批多藏
厚之出
老子語

也迄今其故居韋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
折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姓之
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
事

程史卷第九

程史卷第十八則

相臺岳珂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 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虚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顯想庶幾 慶曆 元祐之治曾文肅
為相頗右 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
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 聞而求 對面
請其故 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
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 豐 祐政事得失且曰

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 上意感格危
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
不當變且言臣讀 聖製 泰陵挽章曰同紹 裕
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
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 禁中
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 上幡然亟召見
曰 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
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 元
祐之詆謗今復 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
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 元祐置訴理

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 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駁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
二臣之罪不除則 兩朝之謗終在疏奏 上益嚮
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
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殿中鷗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 在諫省聞之亟諫
上大悅即日 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鷗蓄
久而馴不肯去 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

刻公望姓名于塵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
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良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益思江之
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覘國而無
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
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
以嚼 朝拜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邊臣不疑密以名 聞時兵釁已啓 詔許引接至

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
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 國首喜之遂授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 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癸
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 朝辯舌泉涌廷臣
咸竒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為鄂倅 隆
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
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未
租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
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虜間 國家
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籍手反國耳

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
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
烏合何能為蘊古素謂 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
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
不來必不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拍事幸
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
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
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
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

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
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
家訊則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
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負祠瞰闌闌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
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
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
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
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

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

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

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肯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

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實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絃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求寧正在此舉絃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

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

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

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

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歛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搗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

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
無銀縮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
取之理而無銀縮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
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
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遠撓無功多
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
垛賞給爲詞者也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湏堆垛銀縮而後可
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
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

取商號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縮始能
破賊也 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
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
闕候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
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
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
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未有功豈容本所
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
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斂不及民
何言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

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
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
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
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
未得者何人也 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
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
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
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
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

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
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
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
千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
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 朝廷如克敵而賞不
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
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
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
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
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

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
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悔
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
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
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
仲之補過紱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
事匱護畀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
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

德平僭偽雖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為雋功

欲板撥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必奉遂斥

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案或謂

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

暫輟役驛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為然弗之許胡

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

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

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
坐案寬索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邕於文士論大愜
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
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
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擿禮部韻示
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
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闕
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
亶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
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

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
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
字拜中大誼浸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
人歐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
或又咎其謔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
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
物色為首者盡繫絙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
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
揖之相與詫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

所謂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共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相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謀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

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虬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廼躬蹈其禍可謂青藜 嘉定壬申忠定之子 崇憲 守九江刻石鄰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
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
事朝拜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
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子將與
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
危不待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
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
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

